

蒲公英

## 我的日記與藏書

我這小小的斗室，我把它命名為公英閣，藏書多少，我未曾詳細統計過。不過約略統計一下，至少也不下二千餘本。要把這一、二千本書都讀完，看來是比登天還難了。尤其是，我唸書的速度很慢，不像有的人，一目十行，也許是我的腦袋瓜子不靈光使然。我只是個書癡，加上書獸，喜歡收藏書籍，我很少向朋友借書，除了小時候在三寶顏讀書時，學校的中文書籍，我借了不少。圖書館藏有不少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文學作品，很多開明書店的舊版本，我如癡似狂地借來讀，記憶所及應該讀了不少。

我這人，很少跟朋友借書，也不太樂意把書借出去。記得菲華有位資深前輩作家，他的藏書頗豐，書房裡貼上了標籤，「藏書概不外借」。

記得有位朋友向我借了一套金庸的武俠小說，借出去久了，我也忘了誰借的。後來又到王彬街再買來一套，剛買來沒多久，書又還回來了。於是那套金庸的武俠小說鬧了雙胞。最後，我把多餘的那套，送給好友。

除了書，我的日記也記了五十五年。

時不時的，把我的日記拿出來讀一下，我真的做到了日日記，記日月。

寫日記，有種好處，就是自己心中的不痛快，或受了委屈，或受了騙，就在日記上把心中的不痛快向日記本傾訴，對某某人不滿意，在日記本可以想怎樣罵就怎樣罵。

我這人，可說腦子有點傻，曾被放高利貸的當代「黃世仁」坑過。

這位當代「黃世仁」，坑騙我的往事，到老來，再一幕幕地回憶，那次的上當受騙，官司先到中級法院，只剩一級就是最高

法院了。聽說那當代黃世仁，捲逃了市面上不少錢，全家跑到北美大陸，總之在這千島之國，沒人見過他們一家人。不過我相信，因果的輪迴，蒼天饒過誰。

寫日記，不像寫專欄雜文，專欄雜文可不能亂寫。聽說政府有些部門，美國、日本大使館每天都收集所有紙質報紙。聽說，有位在自己的專欄上，常常發表批評美國政府，那位專欄作家拿不到申請去美國觀光的簽證，後續消息我就不甚了了。

總之，寫日記，已成為我日常生活的一道程序，每天一定要寫滿一頁，已持之幾十年。有一天我走後，這些日記，兒孫們怎樣處理，我得好好想一想，是一把火燒掉，讓我在陰間時不時拿出來回憶一下已過去的一生，或是留在人間讓子孫好好收藏，給他們留下一個念想。

時不時的讀一下幾年前的日記，回憶一下十幾年前，二十幾年前甚至孩提時代的往事，把自己拉回很久很久以前的往事，其間的酸甜苦辣，自己再去回味一下，也是蠻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愛好文學，首先一定要自己的心胸坦蕩，心地善良。

就曾被一位五、六十年，也是菲華詩人的老同仁、老朋友騙去了一筆鉅款，那位老同學看來好像忠厚老實，其實內心不是我這管拙筆所能形容出一、二的。

如今他也是飛黃騰達，就是一文也不還給我，這世間真的是一樣米養百樣人，我能奈他何？

雖然我不是腰纏萬貫，清茶淡飯尚能三頓溫飽，兒孫滿堂，老來除了腿腳退化，行走不像幾年前那樣，沒什麼病疼纏身，夫復何求呢！

2025年6月30日

楊文田

港式才子蔡瀾走了  
帶走了一個時代的煙火味

蔡瀾（Chua Lam，1941 - 2025）於6月25日在香港養和醫院安詳辭世，享年83歲。他的一生跨越電影、美食、文學與電視，亦遊走於港式通俗與文化精英之間，憑借「接地氣」的風格和「人間煙火」般的生活態度，贏得無數粉絲的尊敬與愛戴。他曾被譽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與金庸、倪匡、黃霑齊名，成為一個時代重要的文化符號。

我與蔡瀾的緣分，始於少年時代的香港報攤。那是80年代初，我從大陸首次赴港探望父親，對這座城市的一切既新鮮又好奇，彷彿踏入了另一個世界。彼時年少懵懂，尚不知人生將往何處，只覺目光所及皆是誘惑與未知。就在那趟旅程中，我在報攤上無意翻到一篇蔡瀾的專欄，寫的是豬油拌飯。寥寥數百字平淡中透出滋味，把一碗看似普通的飯寫得風味萬千，不僅令人垂涎三尺，更傳遞出一種淡然豁達的生活態度。

從那一刻起，蔡瀾的名字便深深印在我心裡。他的文字像一扇窗，讓我窺見了生活的溫度與豐盈。那句「人生苦短，何不吃好一點」，在當時尚未讀懂人生的我心中，猶如一盞慧燈，照亮了對日常的理解與熱愛。多年後重讀舊作，彷彿又回到那個偷偷在課桌下閱讀專欄的午後，也讓我更深體會到：那些沉醉在字裡行間的香港味道，從未隨時間淡去。

蔡瀾不以嚴肅文學著稱，而以對生活細節的敏銳捕捉聞名。他倡導的「平、靚、正」三字經營理念，既是飲食智慧，更是人生態度。便宜、好吃、實在，不只是衡量一家小店的標準，更是一種人生的節奏和選擇。他能用最簡單的文字喚醒最深層的味覺記憶，從豬油拌飯到炭燒螺片，無不流露出溫情與趣味。他教我們：重拾那些被忽視的日常，就是找回生活的溫度。

青年時期，他赴日學習電影，回港後在邵氏擔任製片人，參與製作了《新獨臂刀》《金燕子》等多部經典武俠片。後來，他成為《今夜不設防》的靈魂人物，與倪匡、黃霑搭檔，把嬉笑怒罵與文化思辨融於一體。他主持的《蔡瀾嘆世界》《料理鐵人》等節目，使他以美食評論家的形象深入人心。他既能高談哲理，也能暢聊豬腸粉，從政商名流到市井百姓，無不游刃有餘，展現出一位文化人的通達與包容。

在兩岸三地，他的回應各有不同。香港媒體懷念他妙語連珠、風流倜儻；內地網絡則翻出他早年參與三級片製作的舊聞，褒貶不一。但整體而言，社會主流觀點認為：蔡瀾雖不完美，卻極具個人魅力與文化價值。他既是生活哲學家，也是文化傳播者，他的筆觸與鏡頭始終扎根於香港的文化土壤，散發著獨特的煙火氣息。

在商業領域，他的足跡也同樣深遠。他創辦「粗菜館」、「蔡瀾Pho」、「蔡瀾點心」，以及旅遊品牌「一樂也」，將自己的飲食美學延伸成完整的商業版圖。進入新媒體時代，他開設YouTube頻道「蔡瀾花花世界」，用更輕鬆幽默的方式與年輕人對話，

將傳統飲食文化以現代語言傳播出去，拓展了文化的邊界與深度。

然而，最打動人的，還是他身上所體現出的「人間煙火」氣息，風流不羈卻不輕浮，懂得享受也懂得節制，低調中不失獨立人格的光芒。他不是書卷氣的學者型才子，卻能將日常生活活成一種文化符號，這正是「港式才子」最本質的表達。

也正因其「通俗化」氣質，有人批評他「庸俗」、「渣男」、「媚俗」。然而，這類爭議恰恰體現出當代社會對名人的多維期待。

他不代表純粹意義上的道德楷模，卻代表了一種真實可觸、喜怒哀樂共存的生活態度。在爭議中被接納，本身也是一種文化成熟。

蔡瀾去世後，人們緬懷的不只是他的瀟灑人生，還有那個屬於報紙、電視、廣播與街角清談的黃金年代。他的離去，也象徵著本地文化一個階段的謝幕。在快節奏的當下，我們或許更懷念他所代表的那份慢與雅，一碗飯的從容，一句笑談的餘味。他的「平、靚、正」不只是一種餐飲標準，更是一種面對人生時的姿態：不自欺、不媚俗、不迎合。

蔡瀾的晚年，是真正「人生玩家」的典範。他搬進香港半島酒店居住，組建八人團隊照料日常，按摩、煲湯、推輪椅外出一個不落。他愛街頭的魚蛋，也愛酒店的燒鵝；早上來一杯咖啡配牛角包，傍晚喝威士忌配雪茄，看維港燈火。九龍那套老宅，他住了三十年，後來一賣了之，換得「瀟灑一生」；他說，骨灰要撒在維港，省事，還浪漫。他不結婚、不育兒，61段情史他講起來輕描淡寫。他說丁克是自己早定下的選擇，「世界已夠亂，不必添人受苦」。朋友勸他節制飲食，他笑說：「死就死，開心最重要。」就連一次吃醉蟹昏迷醒來，他張口第一句話仍是：「再買兩隻，明天吃。」

他不是奢侈，而是豁達；不是縱慾，而是通透。他說：「錢攢著幹嘛？花掉才痛快。」人生一世，吃好、睡好、活得痛快，他說這就是贏。而這樣的「贏」，不靠標籤，不靠財富，不靠規訓，而靠的是一種灑脫、誠實與熱愛生活的能力。

回首他的一生，他從未真正「歸類」，不是最頂尖的導演，不是最正統的作家，也不是最講究的廚師。但正因為「不歸類」，他才自由地在文化、商業、生活之間穿梭，並最終成為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他的江湖，沒有門派，卻有溫度；他的人生，沒有宏大敘事，卻有風味。

如今的香港，熟悉的人與物日漸淡出。但蔡瀾留給這座城市的味道仍在，就像廟街的香氣、茶餐廳的熱氣騰騰一樣，溫暖、樸素、令人難忘。他的存在告訴我們：真正的文化不在於權威，而在於人情；不在於架勢，而在於可感；在於那些最普通日子裡，仍有人願意認真生活、自在表達。他留下的，不只是美食、美文、節目與記憶，更是一種精神氣質，面對生活的從容、對世界的好奇、以及在繁華背後不失溫度的真實。他走了，但正如他常說的那句：「人這一輩子，吃得開心，睡得踏實，笑得出來，就算贏了。」這樣的贏，不張揚，卻豐盛。

老油條

## 希魔為何屠殺猶太人不手軟



談天說地

當咱們翻開那一段段發黃歷史的曾經，不經意中理解當時希特勒是如何地痛恨猶太人。德國社會和廣大德國民眾都認同把猶太人斬草除根，趕盡殺絕，因為德國人民深切痛恨，感受和體會到猶太人的極端自私，毫無人性的冷漠，過度貪婪，充滿鄙夷無恥殘酷的嘴面。回溯太約是廿年前參加一次東歐共產國家的旅遊，Mrs. Tan隊伍共有廿幾人，東歐國家生活簡陋單調沒有什麼值得觀賞，除了參觀一些一律相同教院，古皇宮皇室外，並沒有什麼新奇景點可遊覽，令全團人員最怕的還是得防範扒手。東歐扒手特別多，咱們常常遭遇三二彪形大漢佯裝同行圍著與你搶走人行道，若不留心注意肯定錢包必會被偷……

東歐之遊令我印象深刻和難忘的是遨遊波蘭屠殺猶太人的集中營，集中營共有六處，奧斯維辛、馬伊達內克索比堡、貝烏熱茨、海烏姆諾、特雷布林卡等，我們只參觀了「奧斯維辛」（Auschwitz）遺留物品紀念館集中營的毒氣室，我走入毒氣室有一種毛骨悚然，陰森森恐怖感覺，納粹先將這些猶太人趕入洗澡間，然後趕入毒氣室……而另一個展覽室放置堆積如山所有被屠殺猶太人的拖鞋、牙刷、刷牙罐、私人皮箱等遺物……

那時的心情非常忐忑沉重和充滿對納粹屠殺無辜的憤怒……對希特勒滅族殺戮猶太人充滿那種說不出刻骨銘心的恨慨，對猶太人深表內心可憐和同情……可是，當咱們再逐漸走回那段猶太人醜陋人性歷史剖析真面目時，大家會轍底明白又理解德國納粹痛恨和屠殺猶太人的原因，回首歷史曾經的流程，1147年猶太人被法國人驅趕和屠殺，1171年猶太被意大利人驅趕，1188年猶太人被英格蘭驅趕，1391年猶太人被西班牙人驅趕，同時數萬猶太人被處決，1616年猶太人被瑞士人驅趕，1660年被基輔政府驅趕，1933年被德國人驅趕……所以當時法國、意大利、英國、西班牙、瑞士、德國，幾乎所有主要的歐洲國家，都將猶太人列為不受歡迎的人物……

作為猶太人首長納坦爾亞胡它應該熟讀了歷史，心知肚明600萬猶太人被希特勒納粹屠殺的原因？猶太人可曾好好檢討自己，有沒有對一戰後的德國落井下石，控制

杜鵑鶯

## 雨天的小日常



繡花時光

一整天的雨都在淅瀝瀝下個不停。鬱悶且無聊，於是決定到附近商場走走，順便去看場電影鬆弛一下心情。

互聯網串流平台發展迅速的當下，多數實體電影院都難於維持。蘋果電影工作室製作、華納兄弟發行的最新出炉電影《F1:The Movie》雖然有「帥到沒朋友」的布萊德·彼特的顏值和演技耽當，影院裡的觀眾還是寥寥無幾——畢竟富人玩的「F1、跑車、巡迴賽事」與第三世界的現實距離並非一句「曲高和寡」能解。

電影《F1:The Movie》故事講的是年近花甲、生活潦倒的退役F1賽車老手桑尼·海耶斯，基于生計和某種難解的情意結被羅致到排名墊底、急於求生的車隊中並遇上一班高科技新時代的賽車團隊夥伴和一位性格張揚的年輕賽手隊友，彼此擦出陣陣火花。橋段是編劇搭的架，刺激的F1賽車現場、內行人才看得懂的花式專業技術操作和炫目的各種超豪品牌跑車才是主要看點。

老傳奇「車神」不惜一切的奔赴與年輕賽手追求新速度的超越，為的都是帶著各自時代特性的某種「執念」。還有，飾演傳奇賽車手桑尼·海耶斯的60後布萊德

電影《F1:The Movie》故事講的是年近花甲、生活潦倒的退役F1賽車老手桑尼·海耶斯，基于生計和某種難解的情意結被羅致到排名墊底、急於求生的車隊中並遇上一班高科技新時代的賽車團隊夥伴和一位性格張揚的年輕賽手隊友，彼此擦出陣陣火花。橋段是編劇搭的架，刺激的F1賽車現場、內行人才看得懂的花式專業技術操作和